

现代中国文学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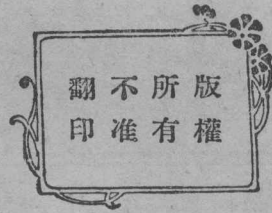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科学院图书馆
1954.10.10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出版

現代中國文學史(全二册)

定價大洋二元二角五分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

著者 錢基博

發行人 沈知方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上海大連灣路

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

本書負責校對者汪伯儒何衡孫

序

余讀班、范兩漢書，儒林傳分經敘次，一經之中，又敘其流別；如易之分施、孟、梁、丘，書之分歐陽、大小夏侯，其徒從各以類此，昭明師法，窮原竟委，足稱良史！是編以網羅現代文學家，管顯聞、民國紀元以後者，略做儒林分經敘次之意，分爲二派：曰古文學。曰新文學。每派之中，又昭其流別；如古文學之分文、詩、詞、曲，新文學之分新民體、選輯文、白話文。而古文學之中，文有魏、晉文與駢文、散文之別；詩有魏、晉、中晚唐與宋詩之別，各著一大師以明顯學；而其弟子朋從之有聞者，附著於篇。至詩之魏、晉，其淵源實出王闓運、章炳麟，而闓運、炳麟已前見文篇，則詳次其論詩於文篇，以明宗旨；而互著其姓名於詩篇，以昭流別；亦史家詳略互見之法應爾也。特是學者猥衆，難以悉載！今但錄其卓然自名家者，著於篇。

又按漢書儒林每敍一經，必著前聞以明原委；如班書敍易之追溯魯商瞿子本受易孔子，范書之必稱前書是也。是編亦做其意，先敍歷代文學以冠編首；而一派之中，必敍來歷，庶幾展卷瞭如；要之以漢爲法。特是規模粗具，而才謝古人。漢傳經師，人系短篇，簡而得要。僕纂文士，傳累十紙，詳而蘄盡。聞之前人，粵在明季，南溟莊氏爲明書中王陽明一傳，有上下卷，共三百餘頁；其冗長無體裁，可知已！陳寅濤 櫛 隨筆傳者以爲笑！書曰「辭尙體要」，言史之論纂，貴簡不貴煩也。然史筆貴能簡要，而長編不厭求詳。昔在鄞縣，萬斯同、季野、草明史，每爲一傳，必就故家長

老求遺書，考問往事，旁及郡志邑乘，雜家誌傳之文，靡不網羅；參伍而爲長編，纏纏數十紙，傳寫者爲腕脫；每語人曰：『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，而吾所述將倍焉，非不知簡之爲貴也！』史之難言久矣！非事信而言文，其傳不顯！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好事迹，暗昧而不明，由無遷固之文是也。而今則事之信爲尤難！蓋俗之偷久矣！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，一家之事，言者三人，而其傳各異矣！言語可曲附而成，事迹可鑿空而構。其傳而播之者，未必皆直道之行也！其聞而書之者，未必有裁別之識也！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，故先爲之極，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，而所不取者，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！錢大昕潛研堂文集萬先生言可謂有慨乎其言之！然則詳者簡之所自出也！會稽章學誠實齋亦言：『古人一事，必具數家之學；著述與比類兩家，其大要也。』班氏撰漢書爲一家著述矣；劉歆賈護之漢記，其比類也。司馬光撰通鑑，爲一家著述矣；二劉、范氏之長編，其比類也。古人云：『言之不文，行之不遠。』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報黃大『文不雅馴，薦紳先生難言之。』爲職故事，案牘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，於是有比次之法！俞先僕少耽研誦，粗有覩記；信余言之不文，幸比次以有法徵文，則揚馬、侈陳詞賦、漢書之成規也。敘事，則王、謝詳微軼聞，晉書之前例也。知人論世，詳次著述，約其歸趣，迹其生平，抑揚咏歎，義不拘虛，在人卽爲傳記；在書卽爲敘錄，吾極其詳，而以俟後來者之要刪焉。署曰長編，非好爲多多益善也！吾爲劉歆、賈護，而聽人之爲班孟堅焉！吾爲二劉、范氏，而靳人之爲司馬君實焉！不亦可乎？

抑史家有激射隱顯之法。其義昉於太史公，如敘漢高祖得天下之有天幸，而見意於項羽本紀，藉項羽之口

以吐之曰『非戰之罪也天也』敍平原君之好客，而見意於魏公子列傳，藉公子之言以刺之曰『平原君之遊，徒豪舉耳！』事隱於此而義著於彼，激射映發，以見微指。是編敍戊戌政變本末，詳見康有爲梁啓超篇；而戊戌黨人之不壓人意，則見義於章炳麟篇，藉章氏之論以暢發之。如此之類，未可更僕數；庶幾史家激射隱顯之義爾。至若林紓之文談，陳衍之詩話，况周頤之詞話，以及吳梅之曲話，其抉發文心，討摘物情，足以觀文章升降得失之故，并刪其要，著於篇。亦班書、賈誼傳、裁政事諸疏、董仲舒傳錄、天人三策之例也。要之敍事貴可考信，立言蘄於有本，聊疏纂例，以當發凡。

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日無錫錢基博敍於光華大學

目次

緒論

- (一) 文學……………一
- (二) 文學史……………四
- (三) 現代中國文學史……………七

編首

- (一) 總論……………一一
- (二) 上古……………一二
- (三) 中古……………二一
- (四) 近古……………二六
- (五) 近代……………三二

上編 古文學

(一)文

1. 魏晉文

王闓運.....

四一

章炳麟.....

六八

附黃侃.....

蘇元瑛.....

九六

2. 駢文

劉師培.....

一〇六

李詳.....

一二三

附王式通.....

孫德謙.....

一三一

附孫雄.....

3. 散文

林紓.....一三七

馬其昶.....一五三

姚永概.....一五五

附兄永樸

(一) 詩

1. 中晚唐詩

樊增祥.....一五七

易順鼎.....一六九

附僧寄禪

2. 宋詩

陳三立.....一八二

附張之洞 范當世 及子衡恪 方恪

陳衍.....一九〇

附陳澹然

鄭孝胥.....一九九

附陳寶琛 及弟孝棧

胡朝梁.....二〇七

李宣龔.....二〇八

附夏敬觀 諸宗元 羅惇勳 羅惇曼 黃澹 梁志

(三) 詞

朱祖謀.....二一一

附王鵬運 馮煦

况周頤.....二一二

附徐 珂 邵瑞彭 王蘊章

(四) 曲

王國維.....二三六

吳 梅.....二五〇

下編 新文學

附董斐 王季烈 劉富梁 魏 械 姚 華 任 訥

(一) 新民體

康有爲

附簡朝亮 廖 平 徐 勤

梁啓超

附陳千秋 譚嗣同

(二) 邏輯文

嚴 復

章士釗

附黃遠庸

(三) 白話文

胡 適

附周樹人 徐志摩等

現代中國文學史 目次

二六七

三一三

三五〇

三八九

四二四

緒論

(一) 文學

治文學史，不可不知何謂文學，而欲知何謂文學，不可不先知何謂文。請先述文之涵義：

文之涵義有三：(甲)複雜。非單調之謂複雜。易繫辭傳曰：『物相雜故曰文。』說文文部：『文，道畫，象交文。』是也。(乙)組織。有條理之謂組織。周禮天官典絲供其絲，續組文之物，註：『繪畫之事，青與赤謂之文。』禮樂記：『五色成文而不亂。』是也。(丙)美麗。適娛悅之謂美麗。釋名釋言語：『文者，會集衆綵以成綿繡，會集衆字以成辭義，如文繡然。』是也。綜合而言：所謂文者，蓋複雜而有組織，美麗而適娛悅者也。複雜，乃言之有物，組織，斯言之有序。然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，故美麗爲文之止境焉！

文之涵義既明，乃可與論文學：

文學之定義亦不一：(甲)狹義的文學。專指『美的文學』而言。所謂美的文學者，論內容，則情感豐富，而不必合義理，論形式，則音韻鏗鏘，而或出於整比，可以被絃誦，可以動欣賞。梁昭明太子序文選：『譬諸陶匏爲入耳

之娛；黼黻爲悅耳之玩』者也。『若夫姬公之籍，孔父之書……老莊之作，管孟之流，蓋以立意爲宗，不以能文爲本；今之所撰，又以略諸。若賢人之美辭，忠臣之抗直，謀夫之話，辯士之端，冰釋泉涌，金相玉振，所謂坐狙丘，議稷下，仲連之卻秦軍，食其之下齊國，留侯之發八難，曲逆之吐六奇，蓋乃事美一時，語流千載，概見墳籍，旁出子史，若斯之流，又亦繁博，雖傳之簡牘，而事異篇章；今之所集，亦所不取。至於記事之史，繫年之書，所以褒貶是非，紀別異同，方之篇翰，亦已不同。若夫讚論之綜輯辭采，序述之錯比文華，事出於沉思，義歸乎翰藻，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……名曰文選云耳。』所謂『篇什』者，詩雅頌十篇爲一什，後世因稱詩卷曰篇什。由蕭序上文觀之，則賦耳，詩耳，騷耳，頌讚耳，箴銘耳，哀誄耳，皆韻文也。然則經姬公之籍，非文學也；子管孟之流，非文學也；史記事之文，非文學也；惟讚論之『綜輯辭采』，序述之『錯比文華』，『事出沉思』，『義歸翰藻』，與夫詩賦騷頌之篇什者，方得與於斯文之選耳！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以『揚權前言，抵掌多識者謂之筆；咏嘆風謠，流連哀思者謂之文。』又云：『至如文者，惟須綺縠紛披，宮徵靡曼，唇吻搖會，情靈搖蕩。』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曰：『今之常言，有文有筆；以爲無韻者筆，有韻者文也。』持此以衡，雖唐宋韓柳歐蘇曾王八家之文，亦不得以廁於文學之林；以事雖出於沉思，而義不歸乎翰藻，蓋以立意爲宗，不以能文爲本者也。夫文學限於韻文，此義蓋有由來，然而非其朔也。大抵六朝以前，所謂『文學』者，『著述之總稱』，所包者廣。六朝以下，則『文學』者，『有韻之殊名』，立界也嚴。其大較然也。然吾人儻必持狹義以繩文學，則所謂文學者，殆韻文之專利品耳！儻求文學之平民化，則不得不捨狹義而取廣義。(乙)

廣義的文學 『文學』二字，始見論語，子曰：『博學於文。』『文』指詩書六藝而言，不限於韻文也。孔門四科，文學子游子夏，不聞游夏能韻文也。韓非子五蠹篇力攻文學而指斥及藏管商孫吳之書者，管商之書，法家言也；孫吳之書，兵家言也；而亦謂之文學。漢司馬遷史記自序曰：『漢興，蕭何次律令，韓信申軍法，張蒼爲章程，叔孫通定禮儀，則文學彬彬稍進；』舉凡律令、軍法、章程、禮儀，皆歸於文學。班固撰漢書藝文志，凡六略：六藝百三家，諸子百八十九家，詩賦百六家，兵書五十三家，數術百九十九家，方技三十六家，皆入焉。儻以狹義的文學繩之，六略之中，堪入藝文者，惟詩賦百六家耳；其六藝百三家，則蕭序所謂『姬公之籍，孔父之書』也；至國語國策與夫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之并隸入春秋家者，則蕭序所謂『記事之史，繫年之書』也。諸子、兵書、方技、術數之屬，則蕭序所謂『老莊之作，管孟之流，蓋以立意爲宗，不以能文爲本』者也。然則『文學』者，述作之總稱，用以會通衆心，互納羣想，而表諸文章，兼發智情；其中有偏於發智者，如論辯、序跋、傳記等是也；有偏於抒情者，如詩歌、戲曲、小說等是也。大抵知在啓悟，情主感興。易老闡道而文間韻語，左史記事而辭多詭誕，此發知之文而以感興之體爲之者也。後世詩人好質言道德，明議是非，作俑於唐之昌黎，極盛於宋之江西，忘比興之愔，失諷諭之義，則又以主情之文而爲發知之用矣！譬如舟焉，智是其舵，情爲帆棹，智標理悟，情通和樂，得乎人心之同然者也。

文學與哲學科學不同：

哲學解釋自然 乃從自然之全體觀察，復努力以求解釋之。

科學實驗自然 乃為自然之部分的觀察，以求實驗而證明之。

文學描寫自然 科學家實驗自然之時，必離我於自然，即以我為實驗者之謂也。文學家描寫自然之時，必融我入自然，即我與自然為一之謂也。

(二) 文學史

文學之義既明，請論史之為物。

說文史部『史，記事者也，從又持中，正也。』然則史之云者，又說文又持中以記事也；中者，不偏之謂。章炳麟曰：『記事之書，惟為客觀之學。』夫史以傳信，所貴於史者，貴能為忠實之客觀的記載，而非貴其有豐厚之主觀的情緒也。夫然後不偏不黨而能持以中正。推而論之，文學史非文學。何也？蓋文學者，文學也。文學史者，科學也。文學之職志，在抒情達意。而文學史之職志，則在紀實傳信。文學史之異於文學者，文學史乃紀述之事，論證之事；而非描寫創作之事；以文學為記載之對象，如動物學家之記載動物，植物學家之記載植物，理化學家之記載理化自然現象，訴諸智力而為客觀之學，科學之範疇也。不如文學抒寫情志之動於主觀也。更推是論之，太史公史記不為史。何也？蓋發憤之所為作，工於抒慨而疏於記事；其文則史，其情則騷也。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不為文學史。何也？蓋褒彈古今，好為議論，大致主於揚白話而貶文言；成見太深而記載欠翔實也。夫記實者，史之所為貴；

而成見者，史之所大忌也。於戲！是則偏之爲害，而史之所以不傳信也。史之云者，又持中以記事也。周書周祝荀子性惡注：「事業也。」又荀子非十二子注：「事業謂作業也。」然則記事云者，記作業也。史之云者，持中正之道記人之作業也。文學史云者，記吾人之文學作業者也。然則所謂中國文學史者，記中國人之文學作業云爾。

中國無文學史之目。文史之名，始著於唐吳兢西齋書目，宋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因之；凡文心雕龍、詩品之屬，皆入焉。後世史家乃以詩話文評別於總集，後出一文史類、中興書目曰：「文史者，所以譏評文人之得失。」蓋重文學作品之譏評，而不重文學作業之記載者也。有史之名而亡其實矣！

自范曄後漢書創文苑傳之例，後世諸史因焉；此可謂之文學史乎？然以余所略記：一代文宗，往往不廁於文苑之列。如班固、蔡邕、孔融不入後漢書文苑傳，潘岳、陸機、陸雲、陳壽、孫楚、干寶、習鑿齒、王羲之不入晉書文苑傳，王融、謝朓、孔稚圭不入南齊書文學傳，謝靈運、顏延之、鮑昭、王融、謝朓、江淹、任昉、王僧孺、沈約、徐陵不入南史文學傳，元結、韓愈、張籍、李翱、柳宗元、劉禹錫、杜牧不入舊唐書文苑傳，歐陽修、曾鞏、王安石、蘇軾、蘇轍、陳亮、葉適不入宋史文苑傳，宋濂、劉基、方孝孺、楊士奇、李東陽不入明史文苑傳。然則入文苑傳者，皆不過第二流以下之文學家爾！且作傳之旨，在於鋪敘履歷；其簡略者，僅以記姓名而已！於文章之興廢得失，不贊一辭焉。嗚呼！此所以謂之文苑傳，而不得謂之文學史也！蓋文學史者，文學作業之記載也；所重者，在綜貫百家，博通古今文學之嬗變，洞流索源，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說；在記載文學作業，而不在鋪敘文學家之履歷。文學家之履歷，雖或可藉爲考證之資，歐西

批評文學家嘗言：『人種、環境、時代，三者構成藝術之三要素；欲研究一種著作，不可不先考究作者之人物環境及時代。』質而言之，即不可不先考證文學家之履歷也。然而所以考證文學家之履歷者，其主旨在說明文學著作。舍文學著作而言文學史，幾於買櫝還珠矣！

文學著作之日多，散無統記，於是總集作焉！一則網羅放佚，使零章殘什，並有所歸。一則刪汰繁蕪，使莠稗咸

除，菁華畢出。是固文章之衡鑒，著作之淵藪矣！昔摯虞始作二書：一曰文章志，一曰文章流別。文章志四卷，文章流別三十集，見晉

書本傳。今其書佚不見，而體裁猶可懸揣而知；蓋志如今之嚴氏，全上古三代文，以人為綱；而流別疑如姚氏古文辭

類纂，以文體為綱者也。爾後作者，代不乏人；梁昭明太子之文選，宋姚鉉之唐文粹，呂祖謙之宋文鑑，真德秀之文

章正宗，元蘇天爵之元文類，明唐順之之文編，黃宗羲之明文海，清嚴可均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，姚鼐

之古文辭類纂，姚椿之國朝文錄，李兆洛之駢體文鈔，曾國藩之經史百家雜鈔，王先謙黎庶昌之續古文辭類纂，

王闓運之八代文選，其差著者也。然有文學著作而無記載；以體裁分而鮮以時代斷；於文章嬗變之迹，終莫得而

窺見焉。則是文學作品之集，而非文學作業之史也。獨嚴氏書仿明梅鼎祚文紀，起皇古迄隋，博蒐畢載，是為總集

家變例；然與史有別者，以所攷兀者，不在文學作業之記載，而在文學作品之集錄也。此祇以與文史、文苑傳、供文

學史編纂之材料焉爾！

昔劉知幾謂作史有三難，曰才，曰學，曰識。而余則謂作史有三要，曰事，曰文，曰義。孟子謂：『其事則齊桓晉文，

其文則史，其義則丘竊取之者也。夫文學史之事，採諸諸史之文苑；文學史之文，約取諸家之文集；而義則或於文史之屬有取焉。然設以人體爲喻，事譬則史之軀殼耳；必敷之以文而後史有神彩焉；樹之以義而後史有靈魂焉！余以爲作中國文學史者，莫如義折衷於周易，文裁則於班馬。易繫辭傳曰：『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。』又曰：『易有聖人之道……以動者尙其變……通其變，遂成天下之文。』而文學史者，則所以見歷代文學之動，而通其變，觀其會通者也。此文學史之所謂取義也。至司馬遷作史記，於六藝而後，周秦諸子，若孟荀、三鄒、老莊、申韓、管晏、屈原、賈生、虞卿、呂不韋諸人，情辭有連，則裁篇同傳；知人論世，詳次著述，約其歸趣，詳略其品，抑揚咏嘆，義不拘墟，在人卽爲列傳，在書卽爲敘錄。其後班書合傳，體仍司馬而參以變化；一卷之中，人分首尾；兩傳之合辭，有斷續；傳名既定，規制綦密。然逸民四皓之屬，王貢之附庸也；王吉、韋賢諸人，儒林之別族也；附庸如顯、史之寄魯，署目無聞；別族如田陳之居齊，重開標額；徵文，則相如侈陳詞賦；辨俗，則東方不諱諧言；蓋卓識鴻裁，猶未可量以一轍矣！此儘可取裁而以爲文學史之文者也。然而世之能讀馬班書而通其例者，鮮！讀周易而發其義於史者，尤鮮！太史公上稽仲尼之意，會詩書、左傳、國語、世本、戰國策、楚漢春秋之言，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，可謂觀其會通者矣！所惜者，觀會通於帝王卿相之事者爲多，觀會通於天下之動者少；不知以動者尙其變耳！

(三) 現代中國文學史